

6



契诃夫小说全集

[俄] 契诃夫 著 汝龙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Anton Chekhov





6

契诃夫小说全集

[俄] 契诃夫 著 汝 龙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契诃夫小说全集. 第6卷 / (俄) 契诃夫著; 汝龙译.

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8.1

ISBN 978-7-5327-4373-5

I. 契… II. ①契…②汝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俄罗斯—近代 IV. 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23730 号

А. П. ЧЕХОВ

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

契诃夫小说全集 第6卷 [俄] 契诃夫/著 汝龙/译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3.75 插页 2 字数 259,000

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5,100 册

ISBN 978-7-5327-4373-5/I·2471

定价: 27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56628900

目 次

一八八七年

新年的苦难 最新酷刑速写 / 3

香槟 无赖汉的故事 / 10

严寒 / 17

乞丐 / 24

仇敌 / 30

善良的日耳曼人 / 44

黑暗 / 49

波连卡 / 54

醉汉 / 61

疏忽 / 68

薇罗琪卡 / 73

大斋的前夜 / 87

受气包 / 93

祸事 / 99

在家里 / 106

彩票 / 116
太早了! / 122
邂逅 / 128
伤寒 / 142
尘世忧患 / 149
在受难周 / 154
神秘 / 160
哥萨克 / 165
信 / 172
鳞和兔 / 185
春日 舞台独白 / 190
批评家 / 192
出事 车夫的故事 / 199
侦讯官 / 206
市民 / 212
沃洛嘉 / 219
幸福 献给亚·彼·波隆斯基 / 233
阴雨天 / 244
剧本 / 250
像这样的,大有人在 / 257
急救 / 265
不痛快的事 / 271
犯法 / 279
摘自脾气暴躁的人的札记 / 285

风滚草 旅途素描 / 296

父亲 / 312

美妙的结局 / 321

在车棚里 / 326

歹徒 目睹者的陈述 / 333

日食之前 一个幻梦剧的片断 / 338

齐诺琪卡 / 342

医生 / 349

塞壬 / 356

芦笛 / 362

报仇者 / 371

邮件 / 377

婚礼 / 384

逃亡者 / 391

题解 / 399

一八八七年

新年的苦难

最新酷刑速写

您穿上燕尾服，往脖子上挂一枚斯坦尼斯拉夫勋章(如果您有这东西)，往手绢上洒点香水，把小胡子捻成螺旋状，这些动作您干得那么气愤，使劲那么猛，好像您不是打扮自己，而是打扮您的最凶恶的仇人似的。

“哼，见它的鬼！”您咬着牙嘟哝说。“不管平时也好，假日也好，总是不得消停！年纪一大把了，还得东奔西跑，跟条狗似的！就连邮差的生活都比这清静得多！”

您的身旁站着您的所谓生活伴侣薇罗琪卡，她不安地说：

“你真是胡思乱想：连拜年都不打算去了！我同意，拜年是蠢事，是偏见，这种事不该做，可是，如果你胆敢守在家里不去，那我就要起誓，我走，我走就是……永远不再回来！我都要急死了！我们只有一个舅舅，你……你都不肯去拜年，懒得去拜年？表妹连诺琪卡那么爱护我们，你这不知羞耻的人居然不愿意去对她表一表敬意？费多尔·尼古拉伊奇借钱给你用，哥哥彼嘉那么喜欢我们全家人，伊凡·安德烈伊奇给你谋过差事，可是你！……你一点心肝也没有！上帝啊，我多么凄惨！对，对，你蠢得不可救药！你不配有我这样温柔的妻子，只配娶个巫婆，让她随时折磨你！可不是！这个不害臊的人！我恨你！我看不起你！你马上就走！给你一张单子。……这上面写着的人家，你都得走一趟！你哪怕漏掉一处，也

不准回家来!”

薇罗琪卡没打您，也没抓您的眼睛。然而您并不为这种宽宏大量感动，仍旧嘟嘟囔囔。……等到您打扮完毕，把皮大衣穿在身上，她就请您一直送到门外，在您身后说：

“暴君！磨人精！恶棍！”

您走出您的住宅（它坐落在祖鲍夫街的福佛契金的房子里），坐上一辆街头雪橇，用《达利拉》^①中临死的索洛宁^②的声调说：

“到红营的列福尔托沃去！”

现在莫斯科的街头雪橇上有盖膝的毯子了，不过您并不看重这种慷慨，反而觉得天气挺冷。……您太太的那套道理啦，昨天在大剧院化妆舞会上的那番拥挤啦，酒后的醉意啦，恨不能躺下去睡一觉的愿望啦，节日盛宴后的胃气痛啦，这些东西成了一团乱麻，闹得您直恶心。……您非常想呕吐，那辆马车却磨磨蹭蹭地走着，仿佛马车夫快要死了。……

您妻子的舅舅谢敏·斯捷潘内奇住在列福尔托沃。他是个极好的人。他满心疼爱您和您的薇罗琪卡，准备死后把遗产留给你们，可是……叫他见鬼去，叫他的爱护和遗产一齐见鬼去吧！说来也是您倒霉，您到他家，正赶上他在推敲政治方面的奥妙。

“你听说巴滕贝格^③怎么想吗，我亲爱的？”他迎着您说。“他真算得上男子汉，不是吗？不过，德国可真怪！”

谢敏·斯捷潘内奇对巴滕贝格入了迷。他跟一切俄国市民一样对保加利亚问题有他自己的看法，假如他掌着大权，他就会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再

① 《达利拉》是 O. 费里埃的剧作，由 H. 多尔戈鲁科夫和 H. 胡杰科夫译成俄文。该剧写专横的美人埃莱奥诺拉断送了天才诗人和作曲家安德烈·罗斯维因的生命。

② 索洛宁（1857—1894），1884—1891 年是科尔什剧院的演员，曾饰演过《达利拉》一剧中的安德烈·罗斯维因一角。

③ 巴滕贝格（1857—1893），19—20 世纪德国伯爵世家成员，1879—1886 年任保加利亚摄政王。

好也没有。……

“不，我的朋友，这可不能怪穆特库尔克和斯塔姆博尔克^①！”他说着，狡猾地眯眼睛。“这得怪英国，我的朋友！如果不是英国作怪，那就让我这该死的被诅咒三次！”

您听他讲了一刻钟，打算鞠躬告辞，可是他拉住您的袖子，要求您听完。他大喊大叫，激昂慷慨，把唾沫星子喷在您脸上，伸出手指头戳您的鼻子，引用报纸上的整篇社论，时而跳起来，时而坐下去。……您一面听，一面觉得每分钟都拖得很长。您生怕打瞌睡，只好瞪大眼睛。……您的脑子由于迷糊而发痒。……巴滕贝格啦，穆特库罗夫啦，斯塔姆博洛夫啦，英国啦，埃及啦，像些小魔鬼似的在您眼前蹦蹦跳跳。……

半个钟头过去了……一个钟头过去了。……呸！

“总算结束了！”过了一个半钟头，您坐上雪橇，叹口气说。“他把我折磨得筋疲力尽，这个坏蛋！车夫，到哈莫甫尼基去！哼，该死的，他那套政治差点没把人磨死！”

在哈莫甫尼基您跟费多尔·尼古拉伊奇上校见面了，去年您在他那儿借过六百卢布。……

“多谢多谢，我亲爱的，”他听到您那些贺年词，回答说，亲切地瞧着您的眼睛。“我也给您拜年。……我很高兴，很高兴啊。……我早就在等您了。……是啊，去年我们之间似乎有一点银钱来往。……我记不得是多少钱了。……不过这是小事，我只是随便说说……顺便提一提罢了。……您赶了不少路，要不要喝点酒？”

您低下眼睛，结结巴巴声明说，目前您实在没有余钱，您苦苦请求他再宽限一个月，上校就把两只手一合，做出一脸的哭丧相。

“好朋友，您已经借去半年了！”他小声说。“要不是因为我有急

^① 指穆特库罗夫(1852—1891)和斯塔姆博洛夫(1854—1895)，均为保加利亚的政治活动家。

用，难道会麻烦您吗？唉，亲爱的，老实说，您简直要坑害我了。……过了主显节^①我得偿还一笔债，可是您……哎，我的慈悲的上帝啊！对不起，这简直是昧了良心。……”

上校把您教训很久。您涨红脸，出汗了，从他家里出来，坐上雪橇，对赶车的说：

“到下城火车站去，畜生！”

您到表妹连诺琪卡那儿，正碰上她心绪极不安定。她躺在淡蓝色客厅里一把躺椅上，闻一种莫名其妙的药水，说她害着偏头痛。

“啊，是您吗，米谢尔^②？”她呻吟道，半睁开眼睛，对您伸过手来。“是您吗？在我身旁坐下吧。……”

她闭着眼睛躺了五分钟，然后张开眼，对着您的脸看很久，用临死的人的口气问道：

“米谢尔，您……幸福吗？”

随后她眼睛底下的小肉囊胀大，睫毛上现出泪水。……她起来，把手按住她那波浪般起伏的胸脯，说：

“米谢尔，难道……难道一切就这么完了？难道往事已经无可挽回地消失了！啊，不！”

您嘴里嘀咕了一句话，眼睛往四下里狼狈地张望，仿佛找救星似的，然而两只丰满的女人胳膊却已经像两条蛇那样缠住您的脖子，您那件礼服的翻领上已经布满一层香粉了。您那身可怜的、原谅一切而又隐忍一切的礼服啊！

“米谢尔，难道那种甜蜜的时光就不能再来了？”表妹哀叫着，眼泪扑簌簌落在您的胸脯上。“表哥啊，您的誓言到哪儿去了？海誓山盟和永恒的爱情都到哪儿去了？”

① 基督教节日，在1月19日。

② 谢尔盖的法国名字。

可了不得！……再过一分钟，您就要绝望地扑到熊熊燃烧的壁炉上，一头扎进木炭里去了。不过总算您运气好，这时候传来脚步声，一个头戴大礼帽、脚穿尖头皮靴的拜年客人走进客厅。……您顿时像疯子似的站起来，吻一下表妹的手，暗自祝福那位救命恩人，赶紧跑到街上去了。

“车夫，到克烈斯托夫斯克去！”

您妻子的哥哥彼嘉是反对拜年拜节的。因此遇上节日，总可以在他家里找到他。

“好啊！”他看见您，喊道。……“我看见的是谁啊！你来得可再凑巧也没有了！”

他吻您三次，请您喝白兰地，给您介绍两个姑娘，她们正坐在他房间里隔板后面嘻嘻地笑。他蹦蹦跳跳忙了一阵，然后做出严肃的脸容，把您拉到墙角边，小声说：

“有一件糟糕的事，我的朋友。……你要知道，过年以前我把钱都花光了，现在身边连一个小钱也没有。……这个局面可真讨厌。……我全指望你了。……要是你星期五以前不借给我二十五卢布，那等于不用刀子就把我杀了。……”

“说实话，彼嘉，我自己口袋里也空了！”您赌咒说。……

“算了吧，别来这一套！这太不讲交情了！”

“可是我向你担保……”

“算了，算了。……我十分了解你！你干脆说不肯借好了。……”

彼嘉生气了，开始责难您忘恩负义，威胁说要到薇罗琪卡那儿去揭您的底。……您就给了五卢布，可是这还不够。……您又给五卢布，后来他跟您约定，要您明天再送十五卢布去，他才把您放走。

“车夫，到卡路日斯基门去！”

您的教父，纺织厂主兼商绅嘉特洛夫住在卡路日斯基门附近。他见着您，就拥抱您，立时把您引到一张放凉菜的桌子那儿去。

“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”他嚷道，给您斟上一大杯花楸露酒。“不许推辞！要不然你就把我得罪了，我到死也不能原谅你！你不喝，我就不放你走！谢辽日卡^①，把门锁上！”

您无可奈何，硬着头皮喝下去。您的教父乐极了。

“好，谢谢！”他说。“既然你是这么好的人，我们就再来喝一杯。……不行，不行……不行！你得罪我了！我不放你走！”

您只好又喝下一杯。

“谢谢你这个朋友！”教父赞叹道。“由于你没有忘掉我，还得喝一杯！”

诸如此类。……您在教父家里喝的酒所起的提神作用，真是非同小可，弄得您后来拜年的时候（那是在索科尔尼茨卡亚树林，库尔久科娃的房子里）错把女仆当成女主人，跟女仆不住握手，又长久又热烈。……

将近傍晚，您才回到家里，筋疲力尽，无精打采，乏得不得了。迎接您的是……请原谅我用这个词儿……您那位生活伴侣。……

“怎么样，各家都去了吗？”她问。“你怎么不答话呀？啊？怎么？什么？闭嘴！你路上花了多少车钱？”

“五……五卢布零八十戈比。……”

“什么？你疯了！花这么多车钱？你是大财主还是怎么的？上帝啊，他把我们弄成叫花子了！”

随后来了一大套教训，怪您满嘴酒气，怪您讲不清楚连诺琪卡身上穿着什么样的衣服，骂您是害人精、恶棍、凶手。……最后您以为您总算可以躺下来休息一下了，不料您的妻子忽然尖起鼻子把您上下闻一阵，瞪起惊吓的眼睛，叫起来。

“听我说，”她说，“你不许骗我！除了拜年以外，你还到哪儿

^① 谢尔盖的爱称。

去过?”

“哪儿……哪儿都没有去过啊。……”

“撒谎，撒谎！你出门的时候身上带着紫罗兰香水的气味，现在你身上却换了白芷香水的气味！我这个不幸的人啊，我全明白了！请你对我说清楚！起来！人家在跟你说话，不准睡觉！她是谁？你到谁家里去过？”

您睁大眼睛，嗽着喉咙，傻乎乎地摇头。……

“你不说话?! 你不回答?” 您妻子继续问道。“不说吗？我……把我气死了！大……大夫！他把我折磨苦了！我要死了！”

现在，亲爱的男人，您穿上衣服，坐车去请医生吧。祝您新年快乐！

香槟

无赖汉的故事

我这个故事开头的那年，我正在我国西南一条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火车站上当站长。至于我在小火车站上生活得是快乐还是乏味，您只要想一想周围二十俄里^①以内没有一户人家，没有一个女人，没有一家像样的酒店就可以明白了。我当时正年轻力壮，血气方刚，办事任性，头脑糊涂。唯一的消遣只有观赏客车的车窗，喝那种由犹太人掺了麻醉剂的下等白酒。往往，车窗里闪过一个女人的头，我就呆呆地站住，跟一尊塑像似的，气也透不出来，凝神细看，直到那列火车变成一个几乎看不清的黑点才罢休。要不然我就尽量灌那种难于下咽的白酒，喝得头昏脑涨感觉不到一个个钟头和漫长的日子怎样过去。那儿的草原，在我这个生长在北方的人眼里，好比鞑靼人的荒芜的墓园。夏天，草原上一片庄严的宁静，蝻斯单调地叫着，晶莹的月光叫人无处藏身，这些都使我心绪沮丧而忧伤。冬天呢，那片没有一丝污迹的白色草原，寒冷的远方，漫漫的长夜，豺狼的嚎叫，就像噩梦一样压在我心上。

这个小火车站上住着几个人：我和我的妻子，还有一个病弱而耳聋的电报员和三个看守。我的助手是个害痨病的年轻人，常到城里去治病，在那儿一住几个月，把他的职务同使用他薪金的权利一齐交给我了。我没有孩子，至于客人，那是用任什么东西也没法引上我的家门的。我自己只

能到沿线的同事家里去做客，而且就连这种做客，一个月也顶多只有一回。总之生活乏味极了。

我记得，我正跟我妻子一块儿过年。我们在桌旁坐着，懒洋洋地嚼东西，听耳聋的电报员在隔壁房间里按电报机而发出的单调响声。我已经喝过五杯掺麻醉剂的白酒，用拳头支住我沉甸甸的脑袋，想着我那种没法克制和摆脱不了的烦闷，可是我妻子坐在我旁边，眼睛紧盯着我的脸。她凝神瞧着我，只有世界上除了漂亮的丈夫以外什么也没有的女人才会这样瞧我。她痴心地爱我，像奴隶一样，不但爱我英俊的外貌或者灵魂，而且爱我的罪恶，爱我的怨恨和烦闷。就连我发酒疯，不知道该拿谁出气，便把她痛骂一阵，她也还是爱我这种残忍。

尽管烦闷折磨我，我们却带着不同寻常的欢喜心情准备过年，有点焦急地盼望午夜到来。事情是这样，我们家里收藏着两瓶香槟，是真正的货色，酒瓶上贴着“寡妇克利科”^①的标签。这点宝藏还是秋天我到段长家里去参加洗礼宴，跟段长打了个赌而赢到手的。从前我在学校里上数学课，往往感到闷得慌，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，不料有一只蝴蝶忽然从院子里飞进教室来，顽皮的男孩们就摇一下头，开始好奇地瞧着它飞，好像他们看见的不是蝴蝶，而是一个什么新颖奇特的东西似的，如今这两瓶普通香槟偶然落到我们这个枯燥乏味的小车站上来，也同样会给我们解闷。我们一句话也不说，时而瞧着钟，时而瞧着酒瓶。

等到时针指着十一点五十五分，我就动手慢慢地开瓶塞。不知道是因为我喝多了白酒而没有力气呢，还是因为酒瓶太湿，总之，我只记得瓶塞刚刚啪的一声飞上天花板，那个酒瓶却从我手里滑下来，掉到地板上了。泼出去的酒至多不过一杯，因为我总算赶紧抓住酒瓶，用手指头按住冒沫子的瓶口。

^① 1 俄里等于 1.06 公里。

^② 这是法国一家出售香槟酒的商号的名称。——俄文本编者注